

呂思勉全集

25

呂思勉全集

25

未來教育史

中國女偵探

蘇秦張儀

關岳合傳

國耻小史

中國地理大勢

三國史話



本 冊 總 目

未來教育史	1
中國女偵探	37
蘇秦張儀	93
關岳合傳	143
國恥小史	213
中國地理大勢	259
三國史話	297

未來教育史

前 言

《未來教育史》是迄今所見呂思勉先生所撰的最早一部章回體小說，原署名悔學子，刊於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《繡像小說》上（第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期），僅存四回，爲未完稿。“悔學子”是呂先生早年使用的筆名之一，根據現有的材料可知，至少在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五年間，先生時常使用這個筆名。^① 先生九歲時（一八九二年），先生之父呂德驥（譽千）授江浦縣教諭，闔家隨往江北，至先生十四歲時才返回常州。《未來教育史》第四回中有關於江浦縣中私塾教學的描寫，當出自此數年江浦生活的經歷，或爲先生親見親聞。《未來教育史》曾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“呂思勉文集”的《呂思勉詩文叢稿》（二〇一一年十月出版）。^② 此次將其收入《呂思勉全集》，依《繡像小說》的刊印稿重新做了校對，只訂正個別錯字或勘誤，其他如文字、術語等，均照刊印稿付印不改。

李永圻 張耕華

二〇一四年八月

① 李永圻、張耕華：《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版，第四十四、八十二、一百〇四頁。

② 《呂思勉詩文叢稿》所刊的《女俠客》一篇，係誤收，現經查考，此文非呂先生所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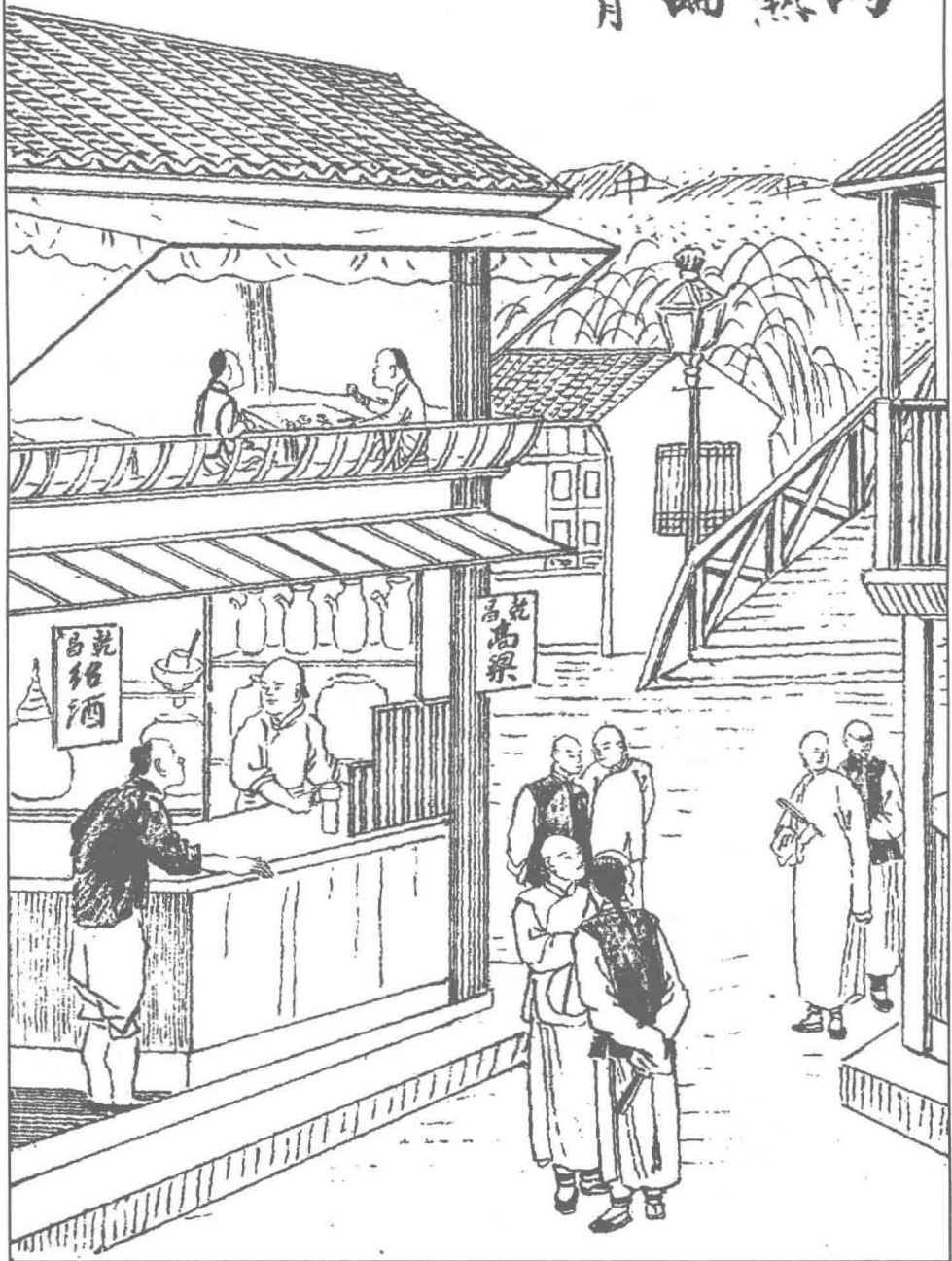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第一回	寄一緘寓意寫牢騷	分兩部熱心論教育		7
第二回	訓蒙童塾師誇閨訣	訪奇女良夜話平生		15
第三回	黃率夫騁辯寓良箴	范善遷授經窮教術		23
第四回	試夏楚跌破學生頭	申禁令擲去易知錄		31

寄一
絨屬
意寫
牢騷



分兩部熱心教育



第一回 寄一緘寓意寫牢騷 分兩部熱心論教育

萬樹蒼煙，夕陽欲下。忽有人手持信包，走進一家門裏道：“有人麼？”裏面聞聲，走出一個人來問道：“什麼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有一封信在這裏。”此人接過來一看，見信面上寫著“蘇州閶門外黃率夫君手啓，萍生緘”。便拿著信進去了。送信的人自去。你道這接信的是什麼人？原來就是黃率夫。當時走進書房裏，把信拆開一看，却是一首七言律詩，道：

教館原來是下流，傍人門戶過春秋。半飢半飽清閒客，無鎖無枷自在囚。課少父兄嫌懶惰，功多子弟結冤讎。他年便作青雲客，難掩今朝一半羞。

率夫看了，沈吟了一會道：“這是我上次寫信給他，問他今年教書，館中功課如何？勸他在這教育上頭，盡一點國民的義務。所以他如今發起牢騷來了。且慢，待我寫封信給他。”便拂紙磨墨，寫了一封信道：

萍生足下：得來函，不著一字，知君胸有塊壘矣！敬疊原韻一章奉寄，弟不日將之鎮江一行。良晤在即，統俟面談，不盡欲語。弟英頓首。

又寫了一首詩道：

探索三墳挹九流，名山著述自春秋。且隨鹿洞矜齊偶，漫向鶯朋泣楚囚。猿鶴前塵懷國恥，豺狼當道悉民讎。黑頭自趁年華好，莫待菱花兩鬢羞。

寫完了，又寫好了信面，把信和詩都封好，喚僕人送到郵局裏去了。又過了幾天，率夫收拾行李，附了小火輪到鎮江。此時正是十二月初旬，積雪初融，寒風刺骨。率夫把行李都搬到一個姑母家裏，消停了一天。次日順便望了幾處親戚，到傍晚時候便一個人走到萍生家裏來。才進門，祇見三間破舊

的大廳，橫七豎八，坐了十幾個小孩子，一陣讀書嬉笑之聲，直鑽入耳鼓內。祇見那些小孩子，也有在地下打滾的，也有相罵的，也有手裏弄玩具口裏讀書的，也有望著他們笑的。率夫祇道萍生不在家。走進廳上去，一望，祇見廳西面一間屋子裏，靠窗子放著一張桌子，萍生正坐在那裏看書。率夫走進來，他也没看見。率夫一步步躡到房裏，立在他身後，把他肩上一拍道：“萍生！”萍生吃了一驚，猛回頭見是率夫，站了起來，旋轉身握著率夫的手道：“你幾時來的？我望你多時了。”率夫道：“昨兒才來的，你一晌好？”萍生道：“多謝你！還好。”便道：“我們出去吃茶罷，這裏不是你坐的地方。”率夫道：“也好！”萍生踱到門口，說一聲：“回去罷！”衆學生聽了這一句，猶如皇恩大赦，各人抱了一本書便走，一陣的亂躁，搶出中門。一個小孩子又絆跌了，在地下哭。萍生攜著率夫的手，走了出來，倒像不看見一般。率夫忙去扶了起來。萍生道：“隨他去，便是一天到晚打交的，那裏扶得盡許多。”率夫聽了，很覺得詫異，一時說不出什麼話，便問他道：“你館中課程完了麼？”萍生道：“沒有什麼完不完的，到這時候，便放學。”率夫聽著，覺得更詫異了。一路走到茶館子裏，兩人進去，揀了一張桌子坐下。率夫先問他道：“你今年怎麼樣？”萍生道：“還不是這個樣子，有什麼好處？”率夫道：“我上次寄你一封信，還有一首詩，你接到了麼？”萍生道：“接到了，你這首詩，真是與我大異其趣了。”率夫道：“怎麼大異其趣？”萍生道：“你還不看見我的詩！”說著，兩個人都笑起來。率夫道：“你今年館穀有多少？”萍生道：“說他則甚？”率夫道：“你明年還在這裏麼？”萍生道：“也沒有什麼在這裏，不在這裏的，沒有什麼事情，也祇得如此。有什麼事情做，要走就走，倒很自由呢。”率夫道：“你一年的約，都沒有同人家訂定麼？”萍生道：“有什麼約不約？這幾個錢，還要買人家的身子麼？”率夫道：“你現在館中用什麼教法？”萍生道：“也沒有什麼教法，總不過胡纏纏罷了。”率夫道：“你近來看什麼新書沒有？”萍生道：“倒也看得好幾部。初時我原沒錢買，後來有人在這裏開了一個圖書館，無論什麼人，都可以去借看的。因此我也看得許多。”率夫道：“你看過什麼教育書沒有？”萍生道：“也畧看過幾部。”率夫道：“你看西洋人的教法好不好？”萍生道：“那自然是好的，不是如此，歐美的國民，如何能在世界上稱雄呢？”率夫道：“你既知道新教法好，為什麼還把這些陳腐的法子去教人？”萍生笑一笑，不言語。率夫也笑道：“你這就未免言行相背了。”萍生笑道：“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？”率夫道：“你的心，我祇知道你是光明正大的，若是言行相背的心，我就知道了。”說著兩人都笑。萍生道：“你不知道我有多少難處。”率夫道：“有什麼難處？”萍生道：“你不是個中人，

說也不知道的。”率夫道：“一會子又說我知道，一會子又說我不知道，這就真奇怪了！到底我知道不知道？”萍生道：“這也問你罷了。”率夫道：“都是你說的，如何問我呢？”萍生一笑，率夫道：“真的有什麼難處，同我說，你我的交情，還有什麼隱諱麼？不同我說，我今兒便和你絕交了！”萍生道：“別慌，我同你說。我原不是教書的人，你看現在一班的教書先生，都是些什麼人呢？他們大概是從小讀了幾句四書五經，其實一字也沒有讀得懂。到大了，下筆寫一張條子，還寫不通呢！這些人，要他肩挑貿易，是不能了；要他做別的勞心的事業，又是不能。若說中舉人、中進士、點翰林，吃那俗話所說的空心飯呢，額子祇有這個數，像買彩票一般，總是不著的人多，著的人少。一般人受了天演中的淘汰，自然而然，都以此爲窟穴了。老兄，你看我是那一種人，難道淮陰還與噲等爲伍麼？近年來，我所以如此，祇爲有一個娘在，若說賸我一個人，我也天涯地角斷梗飄蓬任意去了。祇還有老母在，不能聽他凍餒。若說找事情做呢？社會上不是有了才具，可以謀生的。所以我也祇得落在這陷阱裏。其實，我豈是這一般人？所以我亦不過借他做個過渡時代。至於各人的盛德大業，各人自有目的，難道就這般溷了一世麼？老兄你道這話是不是？”率夫道：“什麼叫借他做個過渡時代？”萍生道：“我現在不過借此趁幾個錢養活了老母。再過幾年，我就自己圖自己的事業去了，難道還向此中討生活不成？”率夫道：“祇有一句話，你現在借此趁錢，又不同人家盡些心，這不也是你所說的空心飯麼？”萍生道：“誰高興終年子忙了，得他們這幾個錢？還有呢，把一個學生送在書房裏，就像自己是資本家，你是做工的一般，件件事情，不敢不遵他的命令了，件件事來指派你，件件事來憎嫌你，倒像你該做他的奴隸牛馬一般。老兄，我現在手裏雖沒有錢，我也是世家子弟，難道這幾個錢，我都沒有看見麼？有了這幾個錢，就要擺出這主人樣子，叫人做他的奴隸牛馬，這種人，真是心死盡了，真正是奴隸性質達於極點了。奴隸的錢，不騙他幾個使用做什麼？我待他們的法子，還算是懲一警百。我自己的納污含垢，還算是能屈能伸呢？”率夫道：“依我看，我們所處的境況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總沒有不可以做事的。若說拋開了現在的境界，倒希望將來做事業，怕的將來的事業沒有做成，現在的事業先已拋掉。到後來不免要追悔呢！況且你說現在境界不能做事，要希望著將來，這希望原是個個人都有。但依我的意思，現在緊要的事務，正在這教育上頭，怎麼講呢？你看現在世界上的強國，那一個不是他社會先強，若說民氣柔靡時，這國也萬萬不能強立。不說別的，祇說英國。英國不是世界上第一強國嗎？推本窮原，不是英國的國民個個人能自立，如

何能夠這樣呢？這還說英國的教育，是近年來再整頓，教育制度，不算是西洋極整齊的。至於德國呢，從前破碎華離的國度，如今竟算歐洲牛耳之國，這不是教育的功勞麼？所以到師丹大克以來，毛奇將軍不說是戰士的功勞，反說是小學校生徒的力量。這真是知本之言了。至於俄國疆域之大，算做世界第一。有些人比他是六國時候的強秦，到如今，竟被日本人幾仗就打敗了。這不是他教育不普及的效驗麼？我以為，不獨德國的整頓學校，就做了歐洲的強國，算做這教育強國上的明效大驗；就是日本人，有些人雖議論他的教育，還沒有算十分進步。其實，他立國以來，幾千年的武士道、大和魂，那強毅尚武的氣概，就算是固有的教育了，這不是今日戰勝的根本麼？至於英國那一種自治保守富於實行的性質，幾千年來深入國民的骨髓，成了風俗，也就算他教育的本來面目了。今日作《萬國教育志》的人，你看他論到英國的教育，還不是把這一件算他們教育的特色麼？所以我說教育不必泥定有形無形，至於沒有教育，國總不能強，這就是一定不移之論了！老兄你看今日中國的教育，是怎麼樣？據此看來，我們該做的事業，是那一件。你還說這現在的境界，不能夠做事情，要想等將來麼？”萍生道：“這原是但依我的意思，你的話大致如此，還差了些分寸兒呢？”率夫道：“怎麼樣？”萍生道：“凡事最怕的是一盤散沙，像中國今日的教育，就有一二個人講究，其餘都是在暗裏走路的。就使有一兩個人才，正是俗話說的，獨木不成林，單絲不成綫。況且外國的教育的好處，全在乎通國一律，所以在學校的時候，已是一個軍隊的精神，出了學校，個個人學問相同，自然而然情投意合，民氣就團結起來了。像現在的中國，別說是沒有講求教育的人，就是有講求教育的人，你是這樣，他是那樣，非但不能叫國民的心志從此齊一，怕的還要生了黨同伐異之見呢？你看歷代的黨禍那一個人不是從學術上生出來的？雖然有君子與小人爭，君子與君子爭的不同，究竟是私意未除，不能自克。洞明時勢的人少，固執成見的人多；熱心國事的人少，沽名釣譽的人多。這就是我們讀史的人的絕大隱痛了。所以我說現在中國，要講教育，除非把全國合做一氣不成功。若要把全國聯做一氣，我們現在，就萬萬無此力量。祇有一法，合些同志的人講學，個個都是同心同學問的，一到任事的時候，一呼百集，到處都是我們的同志，這就天下事易於措手了。若說不然，一個人握了事權，到處都是不知名姓的人，相信他又不好，不相信他又不好，這說難於見功了。所以我說現在的亟務，是教育成才的人，不是教育小孩子，若但教育小孩子，就河清人壽了，就使我們握不到事權，同志的人多了，散在天下，也總有作為的。莫說別的，就說講求教育，也容易齊

一了。但是照此做法，非得自己的智識道德，都有把握做不到的。我現在自己揣度自己，還沒有這般本領。所以還遲遲不發呢！老兄，我若要講教育，就是這樣做去。若照你的話，這人用心教一個蒙館，那人出力辦一個學堂，自然，天下那有多幾個人講求，反而不好的。但是這些人，面也不見，信也不通，學問宗旨，又自各人各法，各廟各菩薩，就見了面也不會投契共事的。這種人散在天下，就如一盤散沙，有了事變，依然同沒有這幾個人一樣，這就是論理上的比較的好處，不是事實上的絕對的好處了。老兄，你看現在的時勢，照這樣的法子去做，怕等你不及了。所以我說你的話，分寸兒還有些不對。”率夫道：“天不早了，我們去吃酒罷。”萍生躊躇道：“論理，你今兒初到，該我請你，今兒身邊沒有錢。”率夫搶著道：“誰來同你講這些女人講的話，快些走！不走，我要氣悶了。”於是兩個人會了茶錢，一同走出茶館。祇走過去幾家，就是酒店了。兩人走進去，坐定了。酒保來問，吩咐定了酒菜。率夫道：“你說我的話有些分寸兒不對，我說你的話，也有些兒分寸不對。”萍生道：“怎麼講？”率夫道：“你說要國強，一定要國民的心志齊一，氣脈團結，這話是一絲一毫不差的。但說是教育專主於成材，不主於青年，這就自相矛盾了。若是如此，民心如何會齊一？民氣如何會團結呢？所以，你說的話，充其量不過組織了一個政黨。若說教育，是去題萬里的。你想，國民都沒有教育，倒添了一班政黨。又是在專制國裏，沒有憲法，這不是愈加危險麼？況且依你說的話，要聯合了一班同志，到天下去辦事，好齊力並舉，這也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不過是理想上的話。你想，孔子三千弟子，四科不過十人，至於以講學仕事的人呢，近世最著的是羅澤南，也不能像你的話。那些歷代講學的大儒，那一個不是抱著你的思想，却有那一個是做得到的？所以，我說你不過是理想上的話。”萍生道：“依你講怎麼樣呢？”率夫道：“依我說，要講教育，自然要從普通教育國民教育入手，才好在這世界上競爭。至於你說的話，何嘗不是，但祇能同我講的話，兼行並進，萬不能拋了我的話，單做你的話的。果然如此，就是有政黨沒有國民了，還想強國麼？”萍生沈思一會道：“也不錯。依你的話，又是怎樣子叫通國的教育齊一呢？依我看，若是教育不齊一，終究是國不能強的。”正說著，酒保已燙酒上來了，兩人吃著。率夫道：“我也有個說法。現在依我的意思，想開一個大大的中國教育會，却分為兩支：一是中國南部教育會，一是中國北部教育會，合成了便是一個中國的教育會。至於邊省或者言語風俗有些異同，應得另設一分會，那就要臨時斟酌了。這樣說，外面看不過是一個中國教育會，其實從內部講，確是一個文部省的責任呢。一切教育制度，都是會裏擬定了，請

命於學務大臣，他批准了，就好實行。一切事務，原是我們辦的，中國的官，原是像木偶一般。有人這樣子幫他的忙，還有什麼不情願的麼？這件事，又不觸時忌。依我說來，行之二十年，必然有效。比那天天談革命，天天談立憲的人，強得多呢！但是空手不能做事，要是辦這件事，總得先有些實驗。所以我想明年，先在蘇州設一個小學堂，做了基本，以後再商量這件事呢。我這回子來，一者是到姑母家裏，有些事情。二者也爲這件事，找你商議。若是學堂開了，還要借重你呢！”萍生聽了，不覺喜得手舞足蹈道：“這樣說，我的學問也有個試驗場了！”率夫笑道：“照你現在的行徑，是不與阿。”萍生道：“老兄，你當我真是這般的人？我也有個道理。”率夫笑道：“有什麼道理？”萍生笑道：“我不過借此賺幾個錢。”率夫笑道：“講來講去，還是這一句話。你就使組織成了一個政黨，也無非是賺錢的政黨了。”萍生笑道：“那有這話？老兄，你聽我講：大凡一個人不能不吃飯，便做事的，有了勞力，就該有報酬，却現在沒有這個塾場來養成我這個人物。所以我說我現得了人家的錢，不同人家盡力，不過是暫時借一借，將來原是會還的。比如盧梭，也偷人的表，他的《民約論》出版，難道還算逋負其群麼？我的事業，將來若做成了，他們得的好處還多呢！何在乎現時借貸一借貸？這不過是經濟上一個複雜算題罷了。”率夫道：“這話何嘗不是。但依我說，凡人在社會上，總要負幾分困難的。比如，你現在又要企圖將來的事業，又要謀現在的經濟，這就是你負的困難了。但是要辦事業，先要負得起困難，負不起困難，是一定辦不成事業的。古人說：‘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有所不爲。’難道這正負的差數，還抵上你所說複雜經濟算題？不過，古人總不肯做一件虧心事罷了。比如，你現在掛著將來的事業，便把現在的行誼拋掉了，這不是‘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’之類麼？我道：這不算我們能赴其目的真憑，却是我們負不起困難的實據。平心而論，便不能無媿了。”萍生聽了，也爽然自失道：“哥哥的話，真沒一句不是，我的話，都是胡言亂道了。”當時酒終而散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訓蒙童
塾師誇
胸訣

暢心茶樓



訪奇女良夜話平生

